

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414407

10位ISBN编号：7807414405

出版时间：2008-11

出版时间：文汇出版社

作者：老舍

页数：178

字数：1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内容概要

老舍是一位多产作家，一生写了一千多篇（部）作品，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。

老舍的作品尤以长篇小说著称，代表作有《骆驼祥子》、《四世同堂》等。

当他开始创作时，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，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，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。

而他的中短篇小说也不乏绰约多姿、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，如《断魂枪》、《上任》、《柳家大院》、《马裤先生》等篇，或深沉厚重或幽默风趣或诙谐讽刺，都写得各有特色，其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，有的还胜过长篇作品。

此外，老舍在剧作方面也留下了许多传世经典，《茶馆》、《龙须沟》等均为中国话剧的扛鼎之作。

为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，隆重推出《老舍小说精汇》。

本书为系列之一，收录的是《正红旗下》和《小型的复活》两部作品。

作家老舍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，爱憎分明，有强烈的正义感。

老舍能纯熟地驾驭语言，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、描写事件，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。

老舍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，细节真实，再加之语言讽刺幽默，诙谐轻松，作品深受人民喜爱。

为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，隆重推出《老舍小说精汇》。

本书为系列之一，收录的是《正红旗下》和《小型的复活》两部作品。

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作者简介

老舍（1899.2.3 - 1966.8.24），我国现代文豪，小说家，戏剧作家。

原名舒庆春，字舍予，满族，北京人。

出身寒苦，自幼丧父，北京师范大学毕业，早年任小学校长、劝学员。

1924年赴英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，开始写作，连续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长篇小说《老张的哲学》、《赵子曰》、《二马》，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人之一。

归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、山东大学任教，同时从事写作，其间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猫城记》、《离婚》、《骆驼祥子》，中篇小说《月牙儿》、《我这一辈子》，短篇小说《微神》、《断魂枪》等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，对内总理会务，对外代表“文协”，创作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，并对现代曲艺进行改良。

1946年赴美讲学，四年后回国，主要从事话剧剧本创作，代表作有《龙须沟》、《茶馆》，荣获“人民艺术家”称号，被誉为语言大师。

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、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北京文联主席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初受严重迫害后自沉于太平湖中。

有《老舍全集》十九卷。

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书籍目录

正红旗下小型的复活自传难写自拟小传小人物自述

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章节摘录

正红旗下假若我姑母和我大姐的婆母现在还活着，我相信她们还会时常争辩：到底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，我的母亲是因生我而昏迷过去了呢，还是她受了煤气。

幸而这两位老太太都遵循着自然规律，到时候就被亲友们护送到坟地里去；要不然，不论我庆祝自己的花甲之喜，还是古稀大寿，我心中都不会十分平安。

是呀，假若大姐婆婆的说法十分正确，我便根本不存在啊！

似乎有声明一下的必要：我生的迟了些，而大姐又出阁早了些，所以我一出世，大姐已有了婆婆，而且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婆婆。

是，她的成见是那么深，我简直地不敢叫她看见我。

只要她一眼看到我，她便立刻把屋门和窗子都打开，往外散放煤气！

还要声明一下：这并不是为来个对比，贬低大姐婆婆，以便高抬我的姑母。

那用不着。

说真的，姑母对于我的存在与否，并不十分关心；要不然，到后来，她的烟袋锅子为什么常常敲在我的头上，便有些费解了。

是呀，我长着一个脑袋，不是一块破砖头！

尽管如此，姑母可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和我大姐的婆婆进行激辩。

按照她的说法，我的母亲是因为生我，失血过多，而昏了过去的。

据我后来调查，姑母的说法颇为正确，因为自从她中年居孀以后，就搬到我家来住，不可能不掌握些第一手的消息与资料。

我的啼哭，吵得她不能安眠。

那么，我一定不会是一股煤气！

我也调查清楚：自从姑母搬到我家来，虽然各过各的日子，她可是以大姑子的名义支使我的母亲给她沏茶灌水，擦桌子扫地，名正言顺，心安理得。

她的确应该心安理得，我也不便给她造谣：想想看，在那年月，一位大姑子而不欺负兄弟媳妇，还怎么算作大姑子呢？

在我降生前，母亲当然不可能照常伺候大姑子，这就难怪在我还没落草儿（注：落草儿——降生。落读作lào（涝）。

），姑母便对我不大满意了。

不过，不管她多么自私，我可也不能不多少地感激她：假若不是她肯和大姐婆婆力战，甚至于混战，我的生日与时辰也许会发生些混乱，其说不一了。

我舍不得那个良辰吉日！

那的确是良辰吉日！

就是到后来，姑母在敲了我三烟锅子之后，她也不能不稍加考虑，应否继续努力。

她不能不想想，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，全北京的人，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，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！

在那年代，北京在没有月色的夜间，实在黑的可怕。

大街上没有电灯，小胡同里也没有个亮儿，人们晚间出去若不打着灯笼，就会越走越怕，越怕越慌，迷失在黑暗里，找不着家。

有时候，他们会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，一直转一夜。

按照那时代的科学说法，这叫作“鬼打墙”。

可是，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，全北京的男女，千真万确，没有一个遇上“鬼打墙”的！

当然，那一晚上，在这儿或那儿，也有饿死的、冻死的，和被杀死的。

但是，这都与鬼毫无关系。

鬼，不管多么顽强的鬼，在那一晚上都在家里休息，不敢出来，也就无从给夜行客打一堵墙，欣赏他们来回转圈圈了。

大街上有多少卖糖瓜与关东糖（注：糖瓜与关东糖——又叫“灶糖”，祭灶时的供品，用麦芽做成。

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)的呀!

天一黑,他们便点上灯笼,把摊子或车子照得亮堂堂的。

天越黑,他们吆喝的越起劲,洪亮而急切。

过了定更(注:定更——即初更,晚上七时至九时。

),大家就差不多祭完了灶王,糖还卖给谁去呢!

就凭这一片卖糖的声音,那么洪亮,那么急切,胆子最大的鬼也不敢轻易出来,更甭说那些胆子不大的了——据说,鬼也有胆量很小很小的。

再听吧,从五六点钟起,已有稀疏的爆竹声。

到了酉时左右(就是我降生的伟大时辰),连铺户带人家一齐放起鞭炮,不用说鬼,就连黑、黄、大、小的狗都吓得躲在屋里打哆嗦。

花炮的光亮冲破了黑暗的天空,一闪一闪,能够使人看见远处的树梢儿。

每家院子里都亮那么一阵:把灶王像请到院中来,燃起高香与柏枝,灶王就急忙吃点关东糖,化为灰烬,飞上天宫。

灶王爷上了天,我却落了地。

这不能不叫姑母思索思索:“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哇!

说不定,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儿因为贪吃糖果,没来得及上天,就留在这里了呢!

”这么一想,姑母对我就不能不在讨厌之中,还有那么一点点敬意!

灶王对我姑母的态度如何,我至今还没探听清楚。

我可是的确知道,姑母对灶王的态度并不十分严肃。

她的屋里并没有灶王龛。

她只在我母亲在我们屋里给灶王与财神上了三炷香之后,才搭讪着过来,可有可无地向神像打个问心(注:问心——拜一拜。

心字轻读。

)。

假若我恰巧在那里,她必狠狠地瞪我一眼;她认准了我是灶王的小童儿转世,在那儿监视她呢!

说到这里,就很难不提一提我的大姐婆婆对神佛的态度。

她的气派很大。

在她的堂屋里,正中是挂着黄围子的佛桌,桌上的雕花大佛龛几乎高及顶棚,里面供着红脸长髯的关公。

到春节,关公面前摆着五碗(注:碗——供品的单位量词。

旧俗,过年时,献给神佛供品的底座,常垫以饭碗,内盛小米,与碗口齐平,并覆盖红绵纸,然后上面再擦月饼、蜜供等食品,谓之一碗。

)小塔似的蜜供、五碗红月饼,还有一堂干鲜果品。

财神、灶王,和张仙(注:张仙——送子之神。

传说是五代时游青城山而得道的张远霄。

宋代苏询曾梦见他挟着两个弹子,以为是“诞子”之兆,便日夜供奉起来,以后果然生了苏轼和苏辙两个儿子,都成为有名的文学家。

) (就是“打出天狗去,引进子孙来”的那位神仙)的神龛都安置在两旁,倒好象她的“一家之主”不是灶王,而是关公。

赶到这位老太太对丈夫或儿子示威的时候,她的气派是那么大,以至把神佛都骂在里边,毫不留情!

“你们这群!

”她会指着所有的神像说:“你们这群!

吃着我的蜜供、鲜苹果,可不管我的事,什么东西!

”可是,姑母居然敢和这位连神佛都敢骂的老太太分庭抗礼,针锋相对地争辩,实在令人不能不暗伸大指!

不管我怎么不喜爱姑母,当她与大姐婆婆作战的时候,我总是站在她这一边的。

经过客观的分析,我从大姐婆婆身上实在找不到一点可爱的地方。

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是呀，直到如今，我每一想起什么“虚张声势”、“瞎唬事”等等，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想起大姐的婆婆来。

我首先想起她的眼睛。

那是一双何等毫无道理的眼睛啊！

见到人，不管她是要表示欢迎，还是马上冲杀，她的眼总是瞪着。

她大概是想用二目圆睁表达某种感情，在别人看来却空空洞洞，莫名其妙。

她的两腮多肉，永远阴郁地下垂，象两个装着什么毒气的口袋似的。

在咳嗽与说话的时候，她的嗓子与口腔便是一部自制的扩音机。

她总以为只要声若洪钟，就必有说服力。

她什么也不大懂，特别是不懂怎么过日子。

可是，她会瞪眼与放炮，于是她就懂了一切。

虽然我也忘了不姑母的烟袋锅子（特别是那里面还有燃透了的兰花烟的），可是从面全看来，她比大姐的婆婆多着一些风趣。

从模样上说，姑母长得相当秀气，两腮并不象装着毒气的口袋。

她的眼睛，在风平浪静的时候，黑白分明，非常的有神。

不幸，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了阵风暴。

风暴一来，她的有神的眼睛就变成有鬼，寒光四射，冷气逼人！

不过，让咱们还是别老想她的眼睛吧。

她爱玩梭儿胡（注：梭儿胡——一种纸牌。

“玩梭儿胡”又叫“逗梭儿胡”，后文“凑十胡”也是这个意思。

）每逢赢那么三两吊钱的时候，她还会低声地哼几句二黄。

据说：她的丈夫，我的姑父，是一位唱戏的！

在那个改良的……哎呀，我忘了一件大事！

你看，我只顾了交待我降生的月、日、时，可忘了说是哪一年！

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！

戊戌政变（注：戊戌年——一八九八年。

戊戌政变——指这年六月光绪皇帝推行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，又叫“百日维新”。

）！

说也奇怪，在那么大讲维新与改良的年月，姑母每逢听到“行头”、“拿份儿”（注：行头——戏曲术语，指演员扮戏时所穿戴的衣服、头盔等。

行读作xíng（型）。

拿份儿——即“戏份儿”，戏曲赏的工资。

最早的工资按月计算，叫“包银”，后来改按场次计算，即是“戏份儿”。

）等等有关戏曲的名词，便立刻把话岔开。

只有逢年过节，喝过两盅玫瑰露酒之后，她才透露一句：“唱戏的也不下贱啊！”

”尽管如此，大家可是都没听她说过：我姑父的艺名叫什么，他是唱小生还是老旦。

大家也都怀疑，我姑父是不是个旗人。

假若他是旗人，他可能是位耗财买脸的京戏票友儿（注：票友儿——指不是“科班”出身的、偶一扮演的业余戏曲演员。

与下文“玩票”同义。

）。

可是，玩票是出风头的事，姑母为什么不敢公开承认呢？

他也许真是职业的伶人吧？

可又不大对头：那年月，尽管酝酿着革新与政变，堂堂的旗人而去以唱戏为业，不是有开除旗籍的危险么？

那么，姑父是汉人？

也不对呀！

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他要是汉人，怎么在他死后，我姑母每月去领好几份儿钱粮呢？

直到如今，我还弄不清楚这段历史。

姑父是唱戏的不是，关系并不大。

我总想不通：凭什么姑母，一位寡妇，而且是爱用烟锅子敲我的脑袋的寡妇，应当吃几份儿饷银呢？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，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，每月不过才领三两银子，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；为什么姑父，一位唱小生或老旦的，还可能是汉人，会立下那么大的军功，给我姑母留下几份儿钱粮呢？

看起来呀，这必定在什么地方有些错误！

不管是皇上的，还是别人的错儿吧，反正姑母的日子过得怪舒服。

她收入的多，开销的少——白住我们的房子，又有弟媳妇作义务女仆。

她是我们小胡同里的“财主”。

恐怕呀，这就是她敢跟大姐的婆婆顶嘴抬杠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大姐的婆婆口口声声地说：父亲是子爵，丈夫是佐领，儿子是骁骑校（注：子爵——古代五等爵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的第四等。

清代子爵又分一二三等，是比较小的世袭爵位。

佐领——八旗兵制，以三百人为一“牛录”（后增至四百人），统领“牛录”的军官，满语叫做“牛录额真”，汉译“佐领”，是地位比较低的武官。

骁骑校——“佐领”下面的小军官。

）。

这都不假；可是，她的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。

有她的胖脸为证，她爱吃。

这并不是说，她有钱才要吃好的。

不！

没钱，她会以子爵女儿、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。

她不但自己爱赊，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，不喜欢赊的亲友。

虽然没有明说，她大概可是这么想：不赊东西，白作旗人！

我说她“爱”吃，而没说她“讲究”吃。

她只爱吃鸡鸭鱼肉，而不会欣赏什么山珍海味。

不过，她可也有讲究的一面：到十冬腊月，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（注：暖洞子——温室。

）生产的碧绿的、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，摆在关公面前；到春夏之交，她要买些用小蒲包装着的，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，陈列在供桌上。

这些，可只是为显示她的气派与排场。

当她真想吃的時候，她会买些冒充樱桃的“山豆子”，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，既便宜又过瘾。

不管怎么说吧，她经常拉下亏空，而且是债多了不愁，满不在乎。

对债主子们，她的眼瞪得特别圆，特别大；嗓音也特别洪亮，激昂慷慨地交代：“听着！

我是子爵的女儿，佐领的太太，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！

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，欠了日子欠不了钱，你着什么急呢！

”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，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候的威风，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子打退四十里。

不幸，有时候这些话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，她也会瞪着眼笑那么一两下，叫债主子吓一跳；她的笑，说实话，并不比哭更体面一些。

她的刚柔相济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
她打扮起来的时候总使大家都感到遗憾。

可是，气派与身分有关，她还非打扮不可。

该穿亮纱，她万不能穿实地纱；该戴翡翠簪子，决不能戴金的。

于是，她的几十套单、夹、棉、皮，纱衣服，与冬夏的各色首饰，就都循环地出入当铺，当了这件赎那件，博得当铺的好评。

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据看见过阎王奶奶的人说：当阎王奶奶打扮起来的时候，就和盛装的大姐婆婆相差无几。

因此，直到今天，我还摸不清她的丈夫怎么会还那么快活。

在我幼年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个很可爱的人。

是，他不但快活，而且可爱！

除了他也爱花钱，几乎没有任何缺点。

我首先记住了他的咳嗽，一种清亮而有腔有调的咳嗽，叫人一听便能猜到他至小是四品官儿。

他的衣服非常整洁，而且带着樟脑的香味，有人说这是因为刚由当铺拿出来，不知正确与否。

无论冬夏，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，里面是两只红颧，两只蓝靛颧儿。

他不养别的鸟，红、蓝颧儿雅俗共赏，恰合佐领的身份。

只有一次，他用半年的俸禄换了一只雪白的麻雀。

不幸，在白麻雀的声誉刚刚传遍九城（注：传遍九城——九城，即九门，指明代永乐十八年重修的北京内城九门：正阳、崇文、宣武、安定、德胜、东直、朝阳、西直、阜城。

后来人们常以“九门”、“四九城”来代指北京城内外。

传遍九城，即传遍了整个儿北京城。

后文“誉满九城”也是这个意思。

）的大茶馆之际，也不知怎么就病故了，所以他后来即使看见一只雪白的老鸦也不再动心。

在冬天，他特别受我的欢迎：在他的怀里，至少藏着三个蝈蝈葫芦，每个都有摆在古玩铺里去的资格。

我并不大注意葫芦。

使我兴奋的是它们里面装着的嫩绿蝈蝈，时时清脆地鸣叫，仿佛夏天忽然从哪里回到北京。

在我的天真的眼中，他不是来探亲家，而是和我来玩耍。

他一讲起养鸟、养蝈蝈与蚰蚰的经验，便忘了时间，以至我母亲不管怎样为难，也得给他预备饭食。

他也非常天真。

母亲一暗示留他吃饭，他便咳嗽一阵，有腔有调，有板有限，而后又哈哈地笑几声才说：“亲家太太，我还真有点饿了呢！”

千万别麻烦，到天泰轩叫一个干炸小丸子、一卖木樨肉、一中碗酸辣汤，多加胡椒面和香菜，就行啦！

就这么办吧！

”这么一办，我母亲的眼圈儿就分外湿润那么一两天！

不应酬吧，怕女儿受气；应酬吧，钱在哪儿呢？

那年月走亲戚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可真不简单！

亲家爹虽是武职，四品顶戴的佐领，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。

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，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，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。

这可也的确值得说，甚至值得写一本书！

看，不要说红、蓝颧儿们怎么养，怎么蹀，怎么“押”，在换羽毛的季节怎么加意饲养，就是那四个鸟笼子的制造方法，也够讲半天的。

不要说鸟笼子，就连笼里的小磁食罐，小磁水池，以及清除鸟粪的小竹铲，都是那么考究，谁也不敢说它们不是艺术作品！

是的，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，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、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，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。

他还会唱呢！

有的王爷会唱须生，有的贝勒（注：贝勒——满语王或侯的意思，是清代的世袭爵位，地位仅次于亲王和郡王。

）会唱《金钱豹》（注：《金钱豹》——传统戏剧，演孙悟空降伏金钱豹的故事。

），有的满族官员由票友而变为京剧名演员……。

戏曲和曲艺成为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，他们不但爱去听，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。

他们也创作，大量地创作，岔曲、快书、鼓词等等。

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我的亲家爹也当然不甘落后。

遗憾的是他没有足够的财力去组成自己的票社，以便亲友家庆祝孩子满月，或老太太的生日，去车马自备、清茶恭候地唱那么一天或一夜，耗财买脸，傲里夺尊，誉满九城。

他只能加入别人组织的票社，随时去消遣消遣。

他会唱几段联珠快书。

他的演技并不很高，可是人缘很好，每逢献技都博得亲友们热烈喝彩。

美中不足，他走票的时候，若遇上他的夫人也盛装在场，他就不由地想起阎王奶奶来，而忘了词儿。

这样丢了脸之后，他回到家来可也不闹气，因为夫妻们大吵大闹会喊哑了他的嗓子。

倒是大姐的婆婆先发制人，把日子不好过，债务越来越多，统统归罪于他爱玩票，不务正业，闹得没结没完。

他一声也不出，只等到她喘气的时候，他才用口学着三弦的声音，给她弹个过门儿：“登根儿哩登登”。

艺术的熏陶使他在痛苦中还能够找出自慰的办法，所以他快活——不过据他的夫人说，这是没皮没脸，没羞没臊！

他们夫妇谁对谁不对，我自幼到而今一直还没有弄清楚。

那么，书归正传，还说我的生日吧。

在我降生的时候，父亲正在皇城的什么角落值班。

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灶（注：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灶——迷信的人认为灶王是一家之主，祭灶之礼，必须由男子祭拜，妇女不得参予；月为太阴星君，中秋拜月，也只能由妇女行之，男子不得参予，故俗谚谓之“男不拜（圆）月，女不祭灶”。

），自古为然。

姑母是寡妇，母亲与二姐也是妇女；我虽是男的，可还不堪重任。

全家竟自没有人主持祭灶大典！

姑母发了好几阵脾气。

她在三天前就在英兰斋满汉饽饽铺买了几块真正的关东糖。

所谓真正的关东糖者就是块儿小而且比石头还硬，放在口中若不把门牙崩碎，就把它粘掉的那一种，不是摊子上卖的那种又泡又松，见热气就容易化了的低级货。

她还买了一斤什锦南糖。

这些，她都用小缸盆扣起来，放在阴凉的地方，不叫灶王爷与一切的人知道。

她准备在大家祭完灶王，偷偷地拿出一部分，安安稳稳地躺在被窝里独自享受，即使粘掉一半个门牙，也没人晓得。

可是，这个计划必须在祭灶之后执行，以免叫灶王看见，招致神谴。

哼！

全家居然没有一个男人！

她的怒气不打一处来。

我二姐是个忠厚老实的姑娘，空有一片好心，而没有克服困难的办法。

姑母越发脾气，二姐心里越慌，只含着眼泪，不住地叫：“姑姑！

姑姑！

”幸而大姐及时地来到。

大姐是个极漂亮的小媳妇：眉清目秀，小长脸，尖尖的下颏象个白莲花瓣似的。

不管是穿上大红缎子的氅衣，还是蓝布旗袍，不管是梳着两把头，还是挽着旗髻，她总是那么俏皮利落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她的不宽的腰板总挺得很直，亭亭玉立；在请蹲安的时候，直起直落，稳重而飘洒。

只有在发笑的时候，她的腰才弯下一点去，仿佛喘不过气来，笑得那么天真可怜。

亲戚、朋友，没有不喜爱她的，包括着我的姑母。

只有大姐的婆婆认为她既不俊美，也不伶俐，并且时常讥诮：你爸爸不过是个三两银子的马甲（注：马甲——蒙马之甲，代称骑兵。

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)!

大姐婆婆的气派是那么大，讲究是那么多，对女仆的要求自然不能不极其严格。

她总以为女仆都理当以身殉职，进门就累死。

自从娶了儿媳妇，她干脆不再用女仆，而把一个小媳妇当作十个女仆使用。

大姐的两把头往往好几天不敢拆散，就那么带着那小牌楼似的家伙睡觉。

梳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，万一婆婆已经起床，大声地咳嗽着，而大姐还没梳好了头，过去请安，便是一行大罪！

大姐须在天还没亮就起来，上街给婆婆去买热油条和马蹄儿烧饼。

大姐年轻，贪睡。

可是，出阁之后，她练会把自己惊醒。

醒了，她便轻轻地开开屋门，看看天上的三星。

假若还太早，她便回到炕上，穿好衣服，坐着打盹，不敢再躺下，以免睡熟了误事。

全家的饭食、活计、茶水、清洁卫生，全由大姐独自包办。

她越努力，婆婆越给她添活儿，加紧训练。

婆婆的手，除了往口中送饮食，不轻易动一动。

手越不动，眼与嘴就越活跃，她一看见儿媳妇的影子就下好几道紧急命令。

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编辑推荐

《正红旗下小型的复活》由文汇出版社出版。
为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，隆重推出《老舍小说精汇》，《正红旗下小型的复活》为其中的一本。

<<正红旗下 小型的复活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